

說文段注訂補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一上

蕭山王紹蘭著

復學胡燏棻編刊

沱江別流也 注云召南曰江有沱釋水曰水自江出
爲沱毛傳曰沱江之別者案今說文衍流字宜刪沱
爲江之別如勃澨爲海之別立文正同禹貢某氏注
云沱江別名江別名謂江之別出者之名也

補曰江字解云江水出蜀蒟氏徼外嶠山入海召南
江汜篇江有沱毛傳云沱江之別者鄭箋云岷山道
江東別爲沱爾雅釋水江爲沱李巡云江水溢出爲

沱

太平寰宇記
卷七十二

釋水又云江有沱李巡云江旁有肥

美之地

詩召南疏

此謂江有地爲沱與上文江有沱異猶

河有灘爲河有肥美之地與水自河出爲灘異其義

一也

訂曰說水之書禹貢爲最古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導
沅水東流爲沔故許云沱江別流也別下加流於文
於義於例竝無妨礙段氏乃謂流爲衍字宜刪引泝
爲海別爲比又引僞孔注江別名爲證未免果敢而
窒矣辰字解云水之衰流別也流別猶別流知此流
字出自許意非衍也

出嶓山東別爲沱

注於東下有注句字云禹貢曰岷

山道江東別爲沱按荊州梁州皆有沱地理志蜀郡
郫下曰禹貢江沱在西東入江汶江下曰江沱在西
南東入江皆謂梁州沱也於南郡枝江曰江沱在西
東入江謂荊州沱也道江之東別爲沱自當謂梁州
者鄭注尙書不信地理志所說

訂曰禹貢荊州沱潛旣道鄭注曰爾雅云水自江出
爲沱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
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梁州
沱潛旣道鄭注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汶江皆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此

出江源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

之類與

鄴注皆見
荆州疏

漢書地理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

東入江蜀郡鄜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
在西南東入江案爾雅毛傳說文皆以自江出別流
爲沱其首受江者已與自江出之義微異若尾入江
則是入非出尤與沱本義相違班志于枝江下鄜下
汶江下凡三言江沱皆不云首受江但云入江故鄜
皆以爲尾入江不取其說志又于南郡華容下云夏
水首受江東入沔蜀郡江原下云鄜水首受江南至
武陽入江皆言首受江而鄜以夏水爲荆州之沱鄜

水爲梁州之沱則鄭之說沱仍本班志其不取班氏明言之江沱而反取此不言江沱者以彼非首受此首受也又以首受江者尙非自江而出故于鄴水夏水皆先以首出江證志言首受江之誤而又審慎其詞一則曰豈沱之類與一則曰蓋所謂沱也言豈言類言與言蓋皆作疑詞以見志言首受江者當是首出或可爲沱其三言江沱旣非首出又非首受者自不得爲沱鄭子經義蓋其慎矣水經及注於江水所經之地或偁某水注之或偁某水入焉其偁鄴水則注云江水又逕江原縣鄴江水出焉而下文於江水

過武陽縣又云有鄴江入焉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是
鄴水雖傳曰出仍是首受大江非首出大江至夏水
則經於江水篇云江水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注云江水左池爲中夏水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津于
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
之首江之沱也經云出焉且云出江津明其自江出
也注云江水左池爲中夏水且云中夏口是夏水之
首明其自江出而別流并不傳首受江明其首出江
也較之鄴水又有不同正與鄭以夏水爲沱不曰豈
曰與而曰蓋曰也其詞較鄴水爲切實者可互證而

益明段氏不知尋繹鄭悞但云鄭注尙書不信地理志所說殆未合禹貢注漢志水經注三書悉心攷訂而鄭氏注經審慎之意或幾於晦矣 又案禹貢曰嶠山導江東別爲沱故許云出嶠山東別爲沱其文卽本禹貢則東別爲沱四字爲句自無疑義段乃讀出嶠山東爲一句別爲沱爲一句豈經文亦可東字上屬讀作嶠山導江東乎斯爲鉅謬矣

从水它聲

補曰它之言委它也委它猶逶迤言沱水出江逶迤別流也禹貢釋文引馬融云沱湖也與許鄭異義水

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其說與班志同又云三澁地在南郡郢縣北沱注云郢縣北沱然沱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今案北沱蓋以枝江之沱爲南沱故以郢縣之沱爲北沱與

灑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 注改戠篆爲洩云前志蜀郡青衣下云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洩汶江下云洩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水經曰大江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

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又曰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
山東與沫水合至犍爲南安縣入江沫水出廣柔徼
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
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注曰江水又東南徑南
安縣西縣治青衣水會衿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
有濛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谿東南與濊水合濊水
出徼外徑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
入江案經曰武陽注曰南安二縣壤接犍爲南安者
今四川嘉定府治附郭縣曰樂山是也蜀郡汶江縣
者今四川茂州治是其地凡言徼外者皆謂去其郡

縣境不甚遠如廣漢剛氏道徼外蜀湔氏徼外皆是徼者張揖曰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畛也漢志青衣縣下有大渡水而無青衣水蓋今之青衣水班所謂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謂澱水也凡水以互受而名亂舉如是矣且地理志不言沫水但言大渡水入澱澱水至南安入江水經華陽國志張揖注漢書皆曰沫水與青衣水合入江然則諸家云沫水與青衣水合者卽班志之大渡水與澱水合也以今水道言今之青衣江出雅州府蘆山縣東伏牛山西麓東南流經榮經縣東雅州府城北名山縣南洪雅縣南

夾江縣西至嘉定府西境與陽江合者諸家之青衣
水班志之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出小金川司大金
川司至上下魚通合打箭鎮瀘河經曬經關合越嵩
河經峨眉縣西南大峨山前又經三峨山麓至嘉定
府西南境青衣江自西北來會者諸家所云沫水班
固所云澌水也大渡河自北而西而西南而東而東
北曲行千五百里班云過郡三者蜀郡越嵩健爲也
云行三千四十里三千或是二千之誤凡唐宋史云
大渡河者皆謂地理志之澌水卽司馬相如傳之沫

水

任氏字林茂逸引吳白華先生曰澌水出蜀汶江
微外从水我聲卽今魚通水發源章谷逕孔玉又

逕魚通合打箭鑪水至瀘定橋曰瀘河至青谿化林
營曰大渡河至洪雅縣曰銅河泝水卽沫水說文泝
沫竝見未
爲得實

訂曰泝漢書地理志作泝

漢志之泝譌字也當依說文作泝說見下蜀郡

青衣下云禹貢蒙山谿

谿上當有闕文據水經江水注蒙谿證之疑是蒙字蓋孟

堅引禹貢蒙山二字蒙谿以下皆志文也

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泝水經

江水注云南安縣治青衣江會縣南有峨嵋山有濛

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谿東南與泝水合泝水卽泝

水班志言大渡水入泝臚注言大渡水與泝水合則

大渡水非泝水矣又蜀郡汶江下云泝水出徼外南

至南安東入江水經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

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班志言澁水出汶江徼外水經言沫水出廣柔徼外是其水源所出不同而水經於沫水厯敘其過旄牛至靈道出蒙山獨不言其過汶江酈注亦厯敘沫水出岷山過漢嘉郡逕蒙山逕開刊縣逕臨邛出江原縣亦不言其逕汶江而江水注敘澁水則云逕汶江道與班許合是其經流亦異則澁水非沫水矣是以許於澁下云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沫下云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水經沫水別自爲篇道元不於沫水注言澁而敘澁水於江水是

酈亭亦不以沫爲泚然則許書泚沫竝見未可云未
爲得實段氏言唐宋史云大渡河者皆謂地理志之
泚水卽司馬相如傳之沫水此漢以後之水道不足
以證班許時舊蹟而段且於沫下謂許有未審也詳
見沫下

从水我聲 注改我爲戔云各本篆作泚解作泚聲音
五何切字之誤也今更正案作泚則與漢志不合遂
有欲改志作泚者攷漢志師古注曰泚音戔蓋沿音
義舊文玉篇涪潼泚江沱湔浙沫溫瀟溟淹沮涂沅
共十五字連屬皆嶠江之類與說文正合而泚字則

廁於部末孫強陳彭年雜收字中此與木部梳字可
正梳字之誤正同水經注云呂忱曰澁水出蜀許慎
以爲澁水也從水戔聲分別許呂古今異體俗改澁
爲澁非是廣韻十六哈澁水名出蜀此用字林集韻
十六哈類篇水部皆云澁或作澁此許字之佚見於
古籍者

訂曰漢志蜀郡汶江下云澁水出徼外南至南安入
江青衣下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澁
谿上蓋有蒙
字說見上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

縣治青衣縣南有峨倉山有蒙水卽大渡水也水發

蒙谿東南流與泚水合

泚水趙本作泚水今從戴本

水出徼外逕

汶江道呂忱曰泚水出蜀許慎以爲泚也出蜀汶江

徼外

趙本脫此六字今從戴本

从水我聲趙氏釋曰漢志作泚泚

乃泚之誤卽禹貢之和夷也和泚同音

胡氏臆明說同

道元

故引說文以證之此謂當從說文作泚也任氏字林

攷逸引白華先生曰泚水以其逕峨眉山西南故曰

泚水水經注引字林并引說文从水我聲而漢地理

志曰泚水出蜀郡汶江縣徼外以泚爲泚宜集韻以

泚附泚也幸酈氏所見說文亦作泚不作泚泚之譌

泚更爲易曉是可證呂忱承襲漢志譌文之謬此亦

謂當從說文作泚也錢氏漢書攷異曰案說文泚水出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別無泚字水經注泚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亦从我不从哉志作泚者傳寫之譌然廣韻十六哈部有泚字注云水名出蜀則沿譌實始於唐矣此亦謂當从說文作泚也惟段氏注說文改篆文泚作泚改我聲作弋聲紹蘭案泚水以逕峨眉山得名吳先生之說片言已解趙氏謂泚卽禹貢之和夷今攷桓水注云禹貢和夷底績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若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

南行羌中者也趙說蓋本此謂和卽是桓桓水出蜀山行羌中而入海泚水出徼外至南安而入江徼外羌中卽和上夷所居之地爲泚水所經和泚同音因以名水義符班鄭信而有徵矣江水注云呂忱曰泚

水出蜀知漢志晉時已譌

續志蜀郡汶江道劉昭引華陽國志曰泚水駝水出

焉泚水卽泚水泚誤爲泚泚又誤爲濊也

師古不知乃作哉音錢氏據廣

韻謂沿譌實始於唐其說未覈而毅然斷之曰志作泚者傳寫之誤可謂卓識段氏既不從許書之泚欲改從班志之泚又不盡從班志之泚改從集韻類篇之泚此何說也攷酈注引呂忱作泚而引許慎作泚

并引从水我聲四字此說文本作泚不作澼之確證
則字林自作澼說文自作泚已甚明白今乃凡改酈
注所引許書亦爲泚字且云俗改泚爲澼未知其所
據水經注究屬何本又云集韻類篇皆云澼或作泚
此許字之佚見於古籍者集韻類篇所收俗文甚夥
泚字下竝不偁字出說文何由知爲許字之佚殆所
謂千慮一失者也說文作泚字林作澼故玉篇澼泚
竝見其敍涪潼以下十五字與許書次第亦有參差
不能正合

說文涪潼江沱浙泚嶺沫溫潯沮滇涂沅
淹玉篇涪潼澼江沱崩浙沫溫潯滇淹沮

涂沅至玉篇廁泚於後希馮分別部居原不盡同許例

卽如凍字許書水部篆列第五而玉篇列於部末更
在泚字之後是其一證段注凍字竝無異言是知孫
強等卽有雜收斷不能因玉篇凍在部末謂說文無
凍字卽不能因玉篇泚在部末謂許書不作泚字也
漢書元后傳及杜欽傳皆引書公無困我開元本洛
誥作公無困哉我誤爲哉與泚誤爲泚正同一例徐
鍇繫傳於泚字下明引漢書泚水出汶江縣徼外過
郡七行三千三十里七當爲三又三十與四十五異此又志文正作
泚不作泚之確證楚金所見之本遠勝於師古所注
之本然則據酈注所引而定說文之泚非泚據繫傳

所引而定漢志之潏爲澱此字可兩言而決矣

潏水出蜀郡緜虜玉壘山東南入江 注云前志曰蜀

郡緜虜後志曰蜀郡緜虜道有蠻夷曰道前志省文

耳前志曰緜虜玉壘山前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

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又曰廣漢郡緜竹縣紫巖

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廣漢郡雒縣章山雒

水所出南至新都谷

字誤

入前過郡三者蜀郡廣漢

雒爲也前水緜水雒水三水互受通傳水經云又東

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雒縣南東南

注之是卽漢志之前水兼緜雒至江陽入江者也三

危山蓋卽漢志之玉壘山水經以雒爲湔也

訂曰續志併縣虜道前志於縣虜不併道段云省文
紹蘭案百官公卿表曰有蠻夷曰道此漢制也孟堅
作地理志自當詳著於篇以爲縣邑之別故於志後
總併之曰凡三十二道則志文必如其數可知今悉
數之左馮翊有程道南郡有夷道零陵郡有營道泠
道廣漢郡有甸氏道剛氏道陰平道蜀郡有巖道湔
氏道犍爲郡有犍道越嶲郡有靈關道武都郡有故
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郡國志武都郡下
云下辨武都道下

辨不併道而以武都
縣爲道與前志異

隴西郡有狄道氏道予道羌道

天水郡有戎邑道縣諸道略陽道獠道安定郡有月氏道北地郡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上郡有雕陰道長沙國有連道共得三十尙闕其二明是傳寫漏奪破續志蜀郡縣虎道外又有汶江道此二道正可補班志蜀郡關文適符三十二道之數孟堅於它道不省文何獨於緜鹿而省之且邑道之名有關漢家制度斷不可省作志者何爲省此二文致與總數不合足知段說之非又前志湍水出緜鹿縣水出緜竹雒水出雒縣截然三水水經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酈注云江

水又逕汶江道

此亦汶江下有道字之一證

又有湍水入焉水出

緜虜道

此亦緜虜下有道字之一證

又云雒水出雒縣章山亦言

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曰三危山在敦煌南與嶓山相接不言雒水所導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雒水又南逕雒縣故城南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合水西出緜竹縣又與湍水合謂之鄆江亦截然三水但言三水合爲鄆江竝未言其互受通稱且水經謂雒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雒縣其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而湍水所出之玉壘山則漢志謂在緜虜是水經不以雒水爲湍水甚明酈注亦但

言經日出三危山所未詳竝未言三危山卽玉壘山
段氏乃云三危山蓋卽玉壘山旣無證據虛爲揣度
之詞而謂水經以雒爲湔尤爲舛誤矣

从水前聲一曰手翰之 注改作一曰湔半滌也云各
本作手翰之今依水經注引字林手作半依集韻玉
篇之作也此別一義半滌者滌衣不全濯之僅濯其
垢處曰湔今俗語猶如此此相沿古語如云湔裙是
也字林蓋全襲說文語而酈書於湔水出緜虜玉壘
山下引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此妄增水字
謂半浣爲湔水別名亦其涉獵者博不無抵牾渥者

澣也前者半澣也說文屬辭之法

訂曰古有手漱足澣之法如內則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注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又有用功加功之法如周南葛覃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傳

云汗煩也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澣澣謂濯之耳釋文引阮

孝緒字略云煩擗猶撻莎也公羊莊三十一年傳臨民之所漱澣

也何休解詁曰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澣齊人語是也澣澣古今字澣則隸省字散文澣澣皆通故許于澣下云曰手澣之水經注以半澣水爲澣水別名其說固非卽半澣語亦未分曉段云半澣者澣衣不全

濯之僅濯其垢處曰湔如云湔裙案今人固有僅濯其垢處者然所澣亦不能定其爲半且湔裙正是手澣之非半澣之也字林原本當亦是手澣之傳寫者譌手爲半譌之爲水道元不督遂引爲半浣水也其下注江三字是道元注文非呂忱語段氏據半浣譌文以改說文非許意矣引呂忱說而連下注江三字亦非呂意

涑水出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 注云蜀謂蜀郡也不

言何縣者未審也沫水卽洩水兩列之蓋許有未審

洩下段注云凡唐宋史云大渡河者皆謂地理志之洩水卽同馬相如傳之沫水

訂曰如段所言是以洩沫爲一水今知不然者許於洩下云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沫下云水出蜀

西南徼外東南入江漢志青衣下云禹貢蒙山谿大

渡水

谿上蓋脫蒙字說詳洩字下

東南至南安入洩汶江下云洩

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水經云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是大渡水出青衣洩水出汶江徼外沫水出廣柔徼外截然三水班言洩許言洩固是一水班言大渡水不言沫水許言沫水不言大渡水而大渡水入洩洩入江是不能混大渡水爲

澱也澱出汶江徼外至南安入江水經歷敘沫水出
廣柔徼外過旄牛縣至靈道縣出蒙山南不言其過
汶江酈注亦歷敘其出岷山過漢嘉郡逕蒙山逕開
刊縣逕臨邛出江原縣亦不言其逕汶江而江水注
云澱水出徼外逕汶江道澱卽澱是不能混澱爲沫
也青衣水出青衣縣蒙山而蒙山之谿爲大渡水是
大渡水卽青衣水不出徼外且水經江水篇云大江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注之
此經青衣水與沫水竝僦則沫水非青衣水卽非大
渡水可知也青衣水篇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

與沫水合此經言青衣水與沫水合則沫水非青衣
水卽非大渡水又可知也沫水篇云沫水東南過旄
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
水合此經言沫水與青衣水合則沫水非青衣水卽
非大渡水更可知也而酈注于經言青衣水沫水注
江下云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縣治青衣江會南有
峨眉山有濛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谿則青衣江經
所謂青衣水也注稱峨眉山在南安縣南經稱蒙山
在青衣縣西蒙眉一聲之轉則峨眉山繇互於南安
青衣二縣志所謂禹貢蒙山也注稱濛水卽大渡水

水發蒙谿經偁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則青衣水
卽濛水濛水卽大渡水志所謂蒙山谿大渡水也合
班志水經酈注攷之青衣水爲大渡水已甚明白注
又云大渡水東南流與泚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
呂忱曰泚水出蜀許慎以爲泚水也出蜀汶江徼外
从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又東入江注言大渡
水與泚水合又言泚水至南安入大渡水泚卽班志
之泚志偁大渡水入泚注偁泚入大渡水二水互入
則大渡水非泚水亦甚明白由此言之大渡水卽青
衣水出青衣縣之蒙山至南安合泚而東入江泚水

出汶江徼外南至南安合大渡水而入江沫水出廣柔徼外過旄牛縣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合青衣水而入江然則澣水也沫水也大渡水也三水同一入江而源流各別不得謂沫水卽澣水大渡河爲地理志之澣水卽司馬相如傳之沫水可無疑矣或說漢志曰青衣蒙山谿大渡水水經注曰峨眉山有濛水卽大渡水水發蒙谿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史記索隱引作漢嘉縣有沫水蒙山卽峨眉山疑沫水或卽濛水濛沫聲相近今亦知不然者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南徼外水經曰

沫水出廣柔徼外既過旄牛縣又至越嶲之靈道縣始云出蒙山南此言道出蒙山不謂其源出蒙山故酈注曰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卽蒙山也如酈所言更知沫水源出岷山東南流逕蒙山而逕出其間亦不謂其源出蒙山華陽國志稱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亦猶水經之出蒙山南言其道出蒙山耳且水經下云東北與青衣水合注引華陽國志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亦謂之青衣然則沫水自青衣縣以下亦謂之青衣水其自青衣縣以上未與

青衣水合則固謂之沫水不謂之青衣水而濛水出
青衣縣之蒙山谿卽大渡水亦卽青衣水是沫水與
濛水下流合而上源各異判然二水又江水篇經稱
青衣水沫水注江酈注但言濛水卽大渡水與泝水
合竝不言卽經之沫水則沫水之非濛水亦明矣

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 注云地理志犍爲郡符下

云溫水南至鬱入黠水黠水亦南至鬱入江按黠黔
音同黔水卽黠水水經於江水曰又東過枳縣西延
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永經注延江水篇曰
溫水一曰煥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黠水黠水亦出

符縣南與溫水會俱南入鼈水江水篇曰華陽記曰
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皆爲江之
源委也漢志今本疑有奪字以水經注正之疑當云
溫水至鼈入黠水黠水亦出符至鼈北入江鼈非入
江之地今云至鼈入江非例也水經之延江水於江
水條曰枳縣西注江於延江條曰至沅陵縣入於沅
酈氏有一水枝分之說但許不言黔水所入班但言
黠水入江不言何處入江古人略之蓋其慎也

訂曰權當作權涪當作符黔當作黠漢書地理志權
爲郡符溫水南至鼈入黠水黠水亦南至鼈入江案

段氏此注有四誤焉段云黠黔音同黔水卽黠水今案水經延江水注明引許慎曰溫水南入黠則道元所見許書本作黠不作黔與漢志同傳寫者以聲近譌作黔段氏未審六朝舊本說文原是黠字是其讀鄙注漫不經心誤一也又云漢志今本疑有奪字以水經注正之疑當云溫水至營入黠水黠水亦出符至營北入江營非入江之地今云至營入江非例今案漢志樵爲郡漢陽下云山關谷漢水出焉東至營入延其文法與至營入江正同一例延卽延江水志言入江蓋謂入延江也不僂延江僂江者於漢陽下

言入延不言江於符下言入江不言延正是互文見
例水經延江水注云溫水出榿爲符縣而南入黠水
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俱南入鬻水鬻水于其
縣其縣謂鬻縣而東注延江水據酈亭此說是溫黠二水

俱南至鬻縣入鬻水而東注延江與志所傳正合是

其明證矣且酈注又云鬻縣故榿爲郡治也

華陽國志同

是鬻縣當牂柯未開以前舊爲榿爲郡治榿爲三面
濱江則漢志謂符縣之溫水南至鬻入黠水黠水亦
南至鬻入江覈其源委經流竝未見有奪字溫水黠
水志於符下言之自知同出符縣何煩據水經注於

亦字下增出符二字又何所據而刪兩南字增一北字又何以知鬻非入江之地而所云非例者究屬何例乎無徵不信誤二也又云水經之延江水於江水條曰枳縣西注江於延江條下曰至沅陵縣入于沅今案水經延江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是謂延江水入酉水又曰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是謂酉水入沅水段氏直謂延江水至沅陵縣入於沅誤三也又云班但言黠水入江不言何處入江今案漢志明言黠水至鬻入江指有定地段氏輒爲增改乃以鄉壁虛造之北入江謂班不言何處入江

恐孟堅未之有受誤四也

从水盃聲

注云今以爲溫煖字許意當用盃爲溫煖

訂曰皿部盃下但云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說未顯有溫煖意溫下不言溫煖文不具耳本部汙又溫也說財溫水也火部煦一曰溫潤也袞炮肉以微火溫肉也熱溫也煖溫也煖溫也日部昫日出溫也暴溫溼也羅安羅溫也金部鏗溫器也鎬溫器也鑊溫器也銚溫器也是許意溫煖字明用溫不用盃矣

滁水出益州犍靡南山西北入澗

注云犍前志作收

後志作犍華陽國志竟作升李奇曰靡音麻收靡卽

升麻常璩曰升麻縣山出好升麻收升牧三字皆同
紐隸釋益州太守碑牧靡字三見晉書亦作牧矣益
州郡牧靡二志同前志曰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
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水經注若水篇曰若
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甯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
竝卽艸以立名山在縣東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收
靡可以解毒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入若水
按涂水出臘谷故漢志謂之臘涂水漢志說文皆云
入繩而水經注云入若水者善長云若水又逕越嶲
大柞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南逕旄牛道至大柞與若

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
若又言注繩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隨納通併也
又云牧靡今何縣涂水今何水未審

訂曰澗當作繩牧靡據宋李至本華陽國志作牧麻
縣不作升麻段氏所據乃明張佳允本涉下出好升
麻而誤耳水經存水出犍爲郁郅縣注云周水自縣
東南流逕牧靡縣北若水注云繩水又東涂水注之
水出建甯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竝卽艸以立名山
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出牧靡艸可以解毒百
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

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此

又牧廡名縣之確證諸書皆作牧惟前志作收朱謀

璋水經注箋引李奇曰牧廡卽升麻也是李奇作注

時志文本是牧廡而非收廡朱氏所據李注亦本是

牧廡不作收廡

趙氏水經注釋若水下引朱氏所傳李注亦作牧不作收

段氏徑

改牧爲收作爲李奇本注又不言出自何書幸有朱

箋尙存得據以正今本漢志之譌且補李注之闕也

說文繫傳臣錯案漢書涂出牧廡南山西北入澠此

又楚金所見漢志舊本作牧廡不作收廡之確證與

李奇正合張佳允華陽國志本雖誤以牧麻縣爲升

麻縣而張自注云按漢書爲牧靡是其所見志文亦作牧字可見漢書在明時猶有善本然則牧收形近遂致誤牧爲收無煩以收升牧三字同細曲爲附會

矣牧靡卽牧麻

麻靡聲之轉說文非部靡从非麻聲

牧麻者牡麻也

牡

亦聲之轉魯頌駟駟牧馬正義本作牧陸氏本作牡顏之推曰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

之泉麻無子謂之牡麻升麻之無子者亦得謂之牡

麻蓋升麻之爲藥主於升氣其用在根不在子無子則根大而氣易上升於解毒之効尤速故取其牡者爲偁方音轉爲牧麻又轉爲牧靡因以名其縣爾益州太守無名碑有從史牧靡故吏牧靡碑陰有故吏

牧靡陳漢字伯成故吏牧靡楊缺字茂材故吏牧靡

下是益州太守碑牧靡亦不止三見也 又案水經

若水注云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段氏直改爲若水又

東又直改牧靡縣爲收靡縣出牧靡州爲山生收靡

又直改至越嶲入繩爲入若水皆非酈注之舊蓋善

長言隨納通僂謂繩水與若水既合之後當其未合

以前則繩自繩若自若固不得混繩若爲一水輒改

注文也 又案錢氏新斲注地理志云牧靡應今曲

靖府尋甸州地涂水今之牛欄江也上原曰車洪江

出嵩明州東北流逕尋甸州東南馬龍州西北曲靖

府西北霑益州西北折北逕宣威州西者海東折西
北逕烏蒙土府南曰牛欄江下流入金沙江過郡二
過益州越嶲二郡此又足補段氏所未審矣

瀾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注

云禹貢曰弱水既西又曰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
于流沙張掖郡刪丹二志同前志刪丹下曰桑欽以
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張掖郡居延下曰
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曰合離山在酒
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今甘肅
舊山丹衛卽刪丹廢縣舊甘州衛西北千二百里有

故居延城故居延城東北有居延海衛西北四十里
有合黎山衛西有弱水胡氏謂禹貢錐指曰弱水正
流入居延海其餘波則入流沙流沙非居延也

補曰禹貢雍州弱水既西孔疏引鄭注云衆水皆東
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禹貢又云導弱水至于合
黎餘波入于流沙某氏傳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
水餘波西溢入流沙疏云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于
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必其俱未
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昆侖發源甚遠豈至積石
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疏又云弱水得入合黎知合

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
因山爲名鄭元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
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
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
在張掖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
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
西也又導江疏云鄭元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
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
以合黎爲山名釋文合黎馬云地名史記夏本紀集

解云鄭元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云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元引地說亦以爲然紹蘭案經言至于合黎竝不言入于合黎孔疏乃云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以附會傳文而不顧經文固言至于也地記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得言入者山腹謂山之空洞處自可言入若但偁合黎則不得言入疏引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今謂如今本所言則導

與自漫無區別康成原本前未成流未字當是已字
已成流別于言自者之未成流亦者亦前文發源於
上四字耳禹貢言導水者九其言導不言自者如何
出昆侖至積石已成流禹不自昆侖導之而經云導
河積石但言導不言自明於已成流導之弱水出張
掖塞外窮石而經云導弱水黑水出張掖雞山而經
云導黑水汎水出河東王屋而經云導汎水皆不云
導於何處但言導不言自明亦導於已成流不自窮
石雞山王屋導之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漾出嶓冢江
出岷山皆其發源之所而經亦但言導不言自明亦

導於嶓冢岷山已成流處不自其未成流導之是以鄭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已成流也其言導又言自者如淮出桐柏渭出鳥鼠同穴洛出熊耳而經云導淮自桐柏導淮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與前導河積石以下六水但言導者書法不同明淮則自其發源桐柏未成流導之渭則自其發源鳥鼠同穴未成流導之洛則自其發源熊耳未成流導之是以鄭云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也傳寫者見有亦字不知其但亦發源于上四字遂改前已成流爲未成流故孔疏云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又云河

出昆侖發源甚遠豈至積石尙未成流則唐時鄭注
已譌孔據譌本而不思其故因有是說江氏集注音
疏亦不加察以爲旣欲分別言導言自詞意無異殊
無分曉故刪節之其疏舛殆同冲遠矣

訂曰案胡氏之說非也地理志張掖郡居延下云居
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古文明以居延澤爲
流沙竝不以爲合黎亦不以流沙爲居延居延縣名
也居延澤卽今居延海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
入于流沙明是弱水正流至合黎餘波入流沙後案

之辨甚明

王氏尙書後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
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略同傳云

水名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
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又引地志云云者據彼
志澤在居延東北而裴駟引作西北水經作東北則
裴誤也又引地記云云者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
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
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
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
州府治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
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
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傳云在東者蓋因弱水爲西流
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
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尙書
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
流行也元和志云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
故曰流沙則是漢志古文說謂居延爲禹貢流沙灼
然可據顏師古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杜佑從
之不知經原以剛丹至酒泉者爲正流酒泉至居延
者爲餘波無害于水是酒之爲西流也傳及顏杜皆非
是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墜形訓云赤水之東弱
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

南海是弱水通南海也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
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也
杜佑從師古說近人因謂流沙在今嘉峪關外遂于
晉魏隋唐諸史徧徵西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
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乎且王制自
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惟其在居延故耳如以龜
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
之流沙則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乎經以荆丹
至酒泉爲正流酒泉至居延爲餘波近人以合黎至
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西域則是弱
水之西流者特其餘波而正流反東北流不更悖乎
況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竝無西流出塞之
水平原其致誤皆由傳以合黎在流沙東弱水西入
流沙二語啓之傳之亂經如此據後案言近人以
合黎至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且合黎山在酒泉
沙云云卽指胡氏禹貢錐指之說

郡會水縣流沙卽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而居延
澤卽居延海居延海卽張掖之流沙非酒泉之合黎

胡氏乃云弱水正流入居延海其餘波則入流沙是以居延海爲合黎與流沙分而爲二又云流沙非居延不言居延澤居延海但言居延則是謂居延縣夫誰謂流沙爲居延而云流沙非居延乎於經文旣不可通於漢志古文及桑許鄭諸說竝皆刺謬段氏取之亦擇焉不精矣

从水弱聲

補曰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侖之正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注云其水不勝鴻毛藝文類聚卷八引郭氏讚云

弱出昆山鴻毛是沈北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
莫測其渙弱水卽溺水省文其水不勝鴻毛故溺从
水弱聲形聲兼會意

桑欽所說 注云漢書儒林傳孔氏古文尙書安國授
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
魏徐敖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
欽君長地理志傳桑欽說五水部引桑欽說三桑經
典釋文作乘

訂曰漢志引桑欽說者凡七段以爲五攷之未詳也

嘗爲之說曰案漢書儒林傳河南桑欽君長

釋文作乘欽蓋

桑或作乘相涉而誤傳古文尙書地理志引桑欽說者凡七見

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濁漳水注

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入漳與志引入海異趙氏釋云按後鉅鹿縣下引地理志信都國信

都縣下班固原文云入海則此漳字明是道元所改也觀其自相詰難知之此說禹貢北

過降水也平原郡高唐下云桑欽言濕水所出說文

引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河水注引桑欽曰濕水出高唐皆與志引合此說禹貢浮于沛

濕也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

所言說文汶下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

蕪縣西南入沛說文同今此說禹貢浮于汶也張

掖郡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黎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與志引合此說禹貢

道弱水也以上四條皆孔氏真古文尙書說之勵存

者治經之士所當視爲陳案赤刀者也丹陽郡陵陽

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沔水注云旋谿水逕陵陽縣西

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與志引合此淮水非禹貢道淮之淮水

中山國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水

易水注引桑欽曰易水出北新成西北東入滹與志引合禹貢無易水此說可補

職方鄭注所未備敦煌郡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

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沛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

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孫寶傳唐林左遷敦煌魚澤障候林是西漢末人則

武帝立縣改名效穀後其魚澤障如故也故林為其候官矣以上三條皆欽所誤

地理志中語旁及農事者說文銛下引桑欽讀若鎌

是又因農事兼及農器者其地理志久失其傳唐人

何緣得見故錢氏曉徵謂師古曰三字衍胡氏臚明

亦云非師古所能引也濡水注引桑欽說盧子之書

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此亦其地理志中因說

盧水而及之又可為春秋傳加一古注矣河水注引

桑欽地理志胡氏臚明所見本如此趙戴本桑欽二字皆在地理志下則桑欽自

有地理志可知故禹貢雖指有酈注於濕水引桑欽

地理志之說禹貢雖指例略曰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尙書欽成帝時人

禹貢雖指例略曰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尙書欽成帝時人

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
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卷鄒善長注皆不著撰人
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
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
傳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
鄒注於潔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
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其地理志初
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
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
欽作於前鄒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
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
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
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

全氏謝山曰桑欽地理志不
見簿錄此文今載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語蓋傳寫者
互到耳據全氏說其所見本亦作桑欽地理志紹蘭攷玉海卷十五引

鄒注濕水此條正作桑欽地理志竝非到文有宋本

水經注可據此本其古文尙書說見於地理志中耳
自後漢書至梁陳及南北諸史竝無藝文經籍之志
古書卽有流傳何由見之簿錄其散亾者更無論已
六朝人去漢尙近鄺卽未親見桑書其佚或時時見
於它說卽如桑言盧水一條班氏未引鄺亭又何從
得之是知道元網羅散失不必盡出孟堅舊籍無微
道古者共煥浩歎偶得其片言隻字竊比於空谷足
音蹙然而喜乃卽此桑欽地理志五字之虛名全氏
尙恐掃除之未盡良可慨也至隋唐經籍志桑欽水
經今有其書且多見簿錄前人已詳辨其爲藥鼎中

之鴈物不煩贅說矣

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畛中東南入渭 注云左馮

翊三字當作北地二字前志北地郡歸德下洛水出

北蠻夷中入河入河者入渭以入河也此總舉其源

委也左馮翊襄德下曰洛水東南入渭此言其入渭

之處也許之例舉源地不舉委地然則當云出北地

歸德無疑矣

段氏尙書撰異云今本說文譌缺依地理志當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畛中

至左馮翊襄德東南入渭澠州浸也

訂曰案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德之洛水入渭北地

郡歸德之洛水入河段以今本說文缺譌乃云左馮

翊當爲北地又以北地洛水入河不言入渭因遷就其說云入渭以入河但洛旣入渭則洛并于渭其入河者卽入渭水安得復僞洛水入河此段說可疑一也段氏之意以班志襄德下但云洛水東南入渭不言洛出其縣案職方雍州其浸渭洛鄭注云洛出襄德許書此條文雖譌缺然洛水出左馮翊六字固尙完好可讀明許意亦與鄭同則入渭之洛許鄭皆謂出自襄德志于襄德不言出者或文不具或洛水下有奪文乃段氏方說漢志忽僞許例舉源地不舉委地今攷許書河凍涪潼江洩湍沫温瀾沮涂沅滄溺

洮涇渭沔湟汧澗漆澶涇汝潁汾滄沁沾漳淇澆泥

漣灌漸冷湘溱澗潭曲澗澆翼

段謂翼卽潁然潁南入潁翼東入潁是否

一水尚難遠定

灋潏泡泗洙沂泮濁旣雜浯汶治濼渦瀝渚

今本渚水在常

山中正逢山東入潁酌會引在作出

洑濟濡澧沽沛沮灤瀘派滄涑瀉

滄滋澗凡九十七水皆舉源兼舉委泚水出河東垣

王屋山東爲泚泚沉也東入于海則以二水舉源委

濛水出隴西氏道東至武都爲漢漢濛也東爲滄浪

水浪滄浪水也南入江則以三水舉源委澨河澨水

在宋潘一曰水名在河南滎陽皆於汜水見源委涇

河津也在西河於河水見源委汎泐溟滢澹汨凌灤

鄗淨洄澶泝瀼浦灑切植接淈濕沈涸溲澆洧乳汝

汗漘演滈涌湖湛濱潒湫涑凡三十九水皆不舉源

不舉委

灑海不在此列他若沱浙涇也

即汜於江水潛於漢水

洵於過水沙於潁水涓於汝水及潞於洛水皆可見

源不可見委其舉源不舉委者惟涇灇淄濰潯

今本

水在山陽湖陵

沫今本沫水出青州浸類篇

引無浸字然尚有譌奪泥洩淪

九水而已載在水部可覆視也安得以此爲許例乎

此段說可疑二也職方謂洛爲雍州浸故漢志本之

以左馮翊襄德之洛爲雍浸若北地歸德之洛鄭康

成謂之爲潞則當爲冀浸不得爲雍浸故職方冀州其浸汾潞注云潞出歸德明不以歸德洛爲卽襄德之洛許於潞字解云冀州浸也亦其一證此段說可疑三也今合淮南高注水經酈注而參攷之歸德之洛正流入渭支流入河竝非入渭以入河墜形訓曰洛出獵山注云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高旣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是以洛爲歸德之洛又謂東南入渭復引小雅以證則是襄德之洛與班志入河不合者高舉歸德之洛正流入渭未及其支流也水經曰河水又南過

河東北屈縣西注云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
 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酈
 言枝分東派其正流雖無明文而洛自獵山至北屈
 縣之南注河且證以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則
 歸德洛水入河其說與班志合酈舉歸德之洛支流
 入河未及其正流也兼此二說歸德入河之洛於出
 處見其源尤當於分處窮其委高氏入渭之說洛之
 正流卽志襄德下所云入渭也高誘說洛與許說出左馮翊鄭說出襄德
 者異酈氏注河之說洛之支流卽志歸德下所云入河
 也固非入渭以入河亦非總舉其源委段知其總而

不知其分耳許自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洛水次于汧潑漆澆之下清汝之上汧潑漆三水皆出右扶風澆水出京兆清汝二水皆出宏農洛廁其閒明是左馮翊襄德之洛斯水地得相望次若北地歸德之洛則下文云澶水出北地直路西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皆列鴈門西河諸水之間與洛篆遠隔八十六字許不廁洛于彼而廁于此蓋以襄德洛爲正解歸德洛爲別一解足知左馮翊非北地之譌然則段氏謂左馮翊當作北地自信無疑者今審訂之而知其不可信矣且古書傳寫之誤亦必有因斷無北地

二字譌爲左馮翊三字者形聲旣不相近字數更有參差何由得誤尋繹此文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畛中東南入渭蓋因歸德襄德縣名相溷許書舊本疑是洛水出左馮翊襄德東南入渭一曰出歸德北夷畛中後人不察改襄爲歸奪去一曰出歸德五字又將北夷畛中四字屢入東南入渭之上併爲一條致有此誤爾又地理志于各郡國縣道下羅列諸水甚詳獨不言及潞水竊疑歸德之洛水卽是潞水故職方冀浸汾潞鄭謂潞出歸德是鄭讀歸德洛水爲潞水以當冀浸許氏于潞下亦云冀州浸又云上

黨有潞縣班志上黨郡潞下但云古潞子國不言潞水所出是潞原出歸德其東派分流其地因名縣曰潞潞洛形聲俱近隨其方音或呼洛水或呼潞水一水兩呼不煩改字許因洛下已云出歸德北夷畝中故於潞下但言冀州浸不復詳其所出與職方經文及班志鄭注正合志於歸德洛下不言冀州浸者破職方揚浸五湖注謂五湖在吳南志於會稽吳下無五湖浸荆浸潁湛注謂湛未聞志文亦無湛浸豫浸波澁注讀波爲播澁宜屬荆志文無波澁二浸充浸盧維注謂當爲雷雍志於泰山盧下無盧浸今以冀

浸汾潞證之注謂潞出歸德志於歸德下雖不著洛
爲冀浸而上黨潞下不但無潞爲冀浸之文且不見
有潞水此鄭注所由指謂歸德之洛爲潞正其以史
證經具有卓識漢志於洛水入河之下無冀州浸三
字亦猶五湖盧湛波澁同其闕失又正可據鄭此注
補班志之逸文通許書之略說而段氏潞字注乃云
漢歸德在今慶陽府境洛水在今同州府境入河非
冀州地今謂職方冀州是周時疆域鄭在漢時去周
雖遠或攷之圖籍或得之師承其云潞出歸德自非
鄉壁虛造卽如水經注於經言河水過北屈縣下云

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河北屈縣
漢時屬河東郡與上黨之潞縣皆在周時冀州境內
明是歸德之洛水卽潞水在於冀地經流得爲冀浸
故鄭于冀浸注云路出歸德此康成注經得間之法
段氏去鄭已遠去周則更遠何能凭方輿紀要水道
提綱諸書遙定漢疆周索而云漢歸德非冀州地漢
歸德誠非冀州地豈歸德之水亦能禁其不至冀州
地乎其誤一矣段氏又云雝州旣曰其浸洛安得又
爲冀浸今謂洛爲雍浸出自襄德據職方涓洛鄭注及許氏此條首六
字未滿潞爲冀浸出自歸德鄭公分注甚明竝非以

一洛水爲雍浸復爲冀浸何得以此難鄭其誤二矣
段氏又云鄭注蓋由株守地理志不當改洛爲潞今
謂鄭所據地理志本非班志卽以班志論鄭時去孟
堅爲近安知漢時班志歸德下不本作潞水鄭據以
注職方何得以今本漢書輒謂鄭改洛爲潞是段氏
欲全已說併駁鄭公舊注又無周秦西漢以前可以
服鄭之確據其誤三矣茲據職方鄭注漢地理志淮
南子水經注諸書別疏于後

洛水出左馮翊襄德東南入渭

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鄭注云洛出

懷德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德洛水東南入涇雍
州藩

一曰出歸德北夷畛中

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鄭注云潞出歸德
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淮南
子墜形訓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
中水經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河水又
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
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

此洛水即北地獵山之洛
東派注河故其地有洛陰

之目自下通
稱爲洛陰水

汾水注云汾水又東南流洛陰水注

之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孟縣故城南洛陰水

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縣

城北西南流注於汾水此北地獵山之洛水至洛陰為洛陰水而注于汾水

者也凡此諸洛字皆康成所讀為潞者其水自歸德至太原入汾是以職方云冀州其浸汾潞鄭注

謂汾出汾陽潞出歸德也潞字解云冀州浸也詳見潞篆下

潞冀州浸也 注云周禮職方氏曰冀州其浸汾潞鄭

云潞出歸德此謂潞即洛耳按班許皆云潞出歸德

北夷畛中漢歸德在今甘肅慶陽府境洛水在今陝

西同州府境入河非冀州地也且雍州既曰其浸洛

矣安得又為冀浸鄭注於雍州云潞出懷德冀州云

潞出歸德蓋由株守地理志而未思志歸德下言其
源懷德下言其委一水兩言不當改洛爲潞以屬冀
州自雍入冀古無此水以當之許但云冀州浸不言
何出何入不欲強爲之說蓋此浸自周初迄漢漚沒
不彰古今變遷大類如斯如大河故瀆沛水枯絕河
水不出嶠冢皆無可疑者班許皆不言潞之源流此
可以正鄭注矣

訂曰案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德下云禹貢北條荆
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寤北地郡
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是襄德之洛入渭

歸德之洛入河段氏謂歸德下言其源襄德下言其
委蓋以漢志襄德洛水下不言出耳今據職方雍州
其浸渭洛鄭注云洛出襄德許書洛字解中文雖殘
闕然洛水出左馬翊六字固尙完好無譌明許意亦
與鄭同是雍浸之洛許鄭皆謂出自襄德志不言出
者或洛水下有奪文許鄭時所見舊本蓋有出字故
據以爲說未可遽解歸德言源襄德言委也段氏亦
自知說之未可信故于洛字注云歸德洛水入河入
河者入渭以入河夫洛旣入渭則入河者渭也非洛
也不得言入渭以入河明矣鄭注職方洛出歸德漢

志歸德有洛無潞亦不言洛爲冀浸故段氏謂不當

改洛爲潞以屬冀州自雍入冀古無此水以當之是

段又未詳攷歸德洛水之源流因有此說今據漢志

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墜形訓洛出獵山高誘

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此獵山

之洛卽北地歸德之洛其正流入渭者也

此歸德洛之正流高

謂歸德之洛正流入渭與許鄭說入渭之洛出自左馮翊襄德者異

水經河水又南過

河東北屈縣西注云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支分東

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此

洛水卽北地獵山之洛支流注河者也

此歸德洛之支流鄭謂洛

水自獵山支流入河與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合

故其地有洛陰之目自下

通稱爲洛陰水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注云汾水又東南流洛陰水注之西流逕洛陰城北

又西逕孟縣故城南洛陰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

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縣城北西南流注於汾水此

北地獵山之洛水至洛陰爲洛陰水而注于汾水者

也凡此洛字皆康成所讀爲潞者

潞洛一聲之轉同實異名本不須改

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洛陵侯漢表作路陵亦猶是也後人分之或作潞或作洛而河南洛又作雒

也其水自歸德至太原入汾是以職方云冀州其浸

汾潞鄭注謂汾出汾陽潞出歸德也

襄德下洛水入潞故職方雍州

云其浸渭洛
與此正同

漢時河東太原上黨三郡在周爲晉地

平陽蒲阪皆在其間明是冀州所屬故說文本職方亦以潞爲冀州浸又云上黨有潞縣班志上黨郡潞

下云故潞子國不言潞水所出其縣蓋因潞水支流

所經而得名冀州之浸當卽在此

水經沽河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

與濕餘水合爲潞河注云沽水又南左會鮑正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潞河接此乃漢志漁陽郡路縣王莽之通路亭也字本作路與上黨之潞遠不相涉是則歸德洛之正

流至襄德入渭爲雍州浸其支流至洛陰入河爲洛

陰水至太原注汾經上黨之潞縣爲冀州浸鄭氏之

說正可疏通證明段氏乃云雍州旣曰其浸洛矣安

得又爲冀浸今謂同一河也沈以爲川雍亦以爲川
同一涉也又沈以爲川雍亦以爲川安見洛爲雍浸
獨不可爲冀浸揆之經例已非通論況雍浸是襄德
之洛冀浸是歸德之洛更不得以此難鄭又云鄭注
株守地理志攷鄭氏注書別有地說地記等書可據
其所引地理志之文多非班志何爲株守卽以班志
論鄭時去孟堅未遠安知漢時班志不本作潞水鄭
據以注職方何得據今本漢書輒謂鄭改洛爲潞乎
然則段云自雍入冀古無此水當之者今證以淮南
水經注確有此水由雍入冀是知段說爲不然而鄭

注之精信有徵矣班志於職方山川藪浸無明文者
頗多此歸德及潞下不言冀州浸亦其一也九州之
僅載其七而青之沂山見泰山蓋幽之醫無閭卽遼
東無慮皆不云某州山荆之漢豫之滎沈幽之河沛
皆不云某州川冀之揚紆澤藪中未言所在浸則揚
之五湖荆之湛豫之波澁沈之盧冀之潞竝闕焉
餘互詳洛篆下

上黨有潞縣

補曰地理郡國二志潞屬上黨前志潞故潞子國續
志潞本國劉昭注補云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
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案春秋宣十五年經晉師滅
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云潞赤狄之別種潞

氏國故偁氏子爵也錢氏新斡注地理志云潞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潞城縣漢爲潞縣

潞水出南郡高成泥山東入緜注云城前志作成水經注作城南郡高成下曰泥山泥水所出東入緜緜水南至羣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水經江水篇曰又東南當羣容縣南灑水入焉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油水篇曰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畝東過其縣北又東北入於江油水卽說文下文之油水非漢志之緜水也漢志泥入緜緜入江此在江北而南入

南郡高城華容在江北也油水入江在江南而北入
孱陵在江南也然則繇油同音而絕不相涉酈注油
水篇乃云孱陵縣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
澠水合澠出高城縣澠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
入油水殊爲襲志語而謬誤蓋江北之澠水繇水不
可攷乃以江南之油水當之也

訂曰高城水經注同當依地理志作高成志云南郡
高成澠山澠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
郡二行五百里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酈注云
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澠水合水出

高城縣泥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錢氏新斡注地理志云高成今荊州府松滋縣通典太平寰宇記竝云松滋漢高成縣也繇水水經作油水今水由公安縣東北流入江也古字繇油同過郡二過武陵南郡也華容在今荊州府東南後漢書注故城在荊州東也孱陵在今荊州府公安縣西後漢書注故城在公安縣西 紹蘭案下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續志孱陵下劉昭注補引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洪氏府廳州縣圖

志云荊州府公安縣漢置孱陵縣屬武陵郡松滋縣漢置高成縣屬南郡監利縣漢置華容縣屬南郡石首縣漢華容縣地晉析置石首縣則孱陵今之公安縣高成今之松滋縣華容今之監利石首二縣也公安松滋皆在大江之南監利在江北而石首則在江南是漢之孱陵高成皆在江南華容之地在石首者亦在江南段氏以南郡高成華容在江北滌入緜緜入江在江北而南入孱陵在江南油水入江在江南而北入謂油水非緜水以駁酈注是滌水出高成入緜緜水至華容入江不出南郡之境志何以云過郡

二也惟高成孱陵皆在江南華容亦有地在江南油
水卽繇水出武陵之孱陵澗水自高成東至孱陵入
繇繇水自孱陵之東北逕其西又北流折而東又南
至華容入江則過武陵南郡與志偁過郡二合錢氏
繇卽油之說爲是段氏謂繇入江在江北而南入之
說誤矣 又案漢志云南郡高成澗山澗水所出東
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志合澗繇二水爲一條其
文如此說文澗水出南郡高成澗山東入繇油水出
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許分澗油二水爲兩條其文
如此一合一分尋其原委許書正本漢志且入繇之

絲澆字解中仍依志文用假借字絲水之絲油字篆
文則依本書例用正字以油易絲卽是以油釋絲其
意謂志言絲水卽此油水顯示人以絲油非二水之
指以是明之則段謂說文油水非漢志絲水又謂絲
油同音絕不相涉以及江北絲水江南油水之說其
誤皆立見矣

从水危聲

補曰中山經宜諸之山澆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郭
注云今澆水出南郡東澆山至華容入江也郝氏牋
疏云說文澆水出南郡高成澆山東入繇本地理志

文也志云繇至華容入江此言注于漳者水經注云
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滄水注之據諸書所說滄
山卽宜諸山之異名矣紹蘭謂緩氣言之曰宜諸急
氣言之曰滄也滄郭音詭師古音危

漆水出桂陽臨武入淮 注云方輿紀要曰舊志云漆
水出湖廣臨武縣西南經曲江縣西北流合武水經
英德縣訖正古之漆水 又云水經注及元和郡縣
志又謂之始興大江

訂曰案水經漆水出桂陽臨武縣南注云漆水導源
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谿合則漆水發源臨

武縣已合武谿乃方輿紀要引舊志漆水經曲江縣西北流始合武水與酈注不合 又案酈注言東谿口水出始興東西流與連水合水出連谿山卽大庾嶺又言漆水自此有始興大庾之名段氏乃云水經注又謂之始興大江是讀酈注之譌本而誤也

从水秦聲 注云經典鄭國漆洧字皆如此作鄭風漆與人韵則不當作涓也地理志鄭水作漆粵水作秦又方輿紀要載舊志云漆與尋同音故水經注觀峽亦名秦峽也據此可證漆水讀如秦國前志秦爲古字

訂曰案澗从曾聲曾从囙聲囙卽古囙字澗从秦聲
韵會引說文秦从春省聲囙春一聲之轉明曾秦聲
本可諧則澗漆聲亦可諧禮運榘巢淮南子原道訓
作榛巢亦曾秦古通之證鄭風作澗自可與人爲韵
且水經注澗水篇所引國語本是澗消足徵鄭水正
字當作澗矣漢志以澗爲鄭水之澗秦爲桂陽之澗
皆是假借用之非謂澗必當作漆澗必當作秦也

澗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注云水經言澗不言汨諸
書多言汨不言澗依廣韵廿三錫汨澗澗三形同春
秋莒君密州左傳密作買亦是買聲近密之證破之

於今則由江西甯都州逕湖南平江縣至湘陰縣入
湘者但有汨水別無澗水則澗汨之爲古今字僚然
鄭氏云汨出艾縣逕羅縣皆與經言澗同惟云澗水
入湘曰東町口汨水入湘曰汨羅口汨羅口在澗口
之北磊石山又在羅口之北經言澗水至磊石山入
湘非是澗尙在羅口南注湘耳此言甚辨依水道提
綱汨水出平江縣西北至歸義驛又西分爲二支一
支西流稍北于山麓西入湘一支北流數十里西北
入湘曰屈潭亦曰汨羅口正鄭之東町汨羅二口非
有二水也鄭蓋未溯上游不辨異文同物許書蓋本

同水經有澗無汨而後人妄增汨字。按其文不類許書屈原所沈例所不載且許既有冥字云冥聲豈得冥省聲又爲一字乎

訂曰汨字解云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从水冥省聲水經澗水出豫章艾縣不言出縣之何地何山鄭注謂汨水出豫章艾縣桓山是澗汨同出艾縣汨則出其縣之桓山澗則不言所出其經流之地經云澗水西過羅縣西注云汨水又西逕羅縣北是澗水西過羅縣西汨水西逕其北皆逕羅縣而西北又異其入湘之地經云澗水西至累石山入于湘水注云

累石山在羅口北澗水又在羅水南流注于湘謂之東叮口汨水則注云又西爲屈潭卽汨羅淵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於湘世謂之汨羅口是澗水注湘在羅水南曰東叮口汨水注湘在汨羅戍西曰汨羅口則澗汨入湘又大不同且鄺注云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叮口澗水也是白沙戍之西北湘水已會澗水於東叮口矣然後云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是汨水注湘距澗水會湘之處其間尙有決湖口水有西陂有湘渚相去頗遠湘水先會澗水及其又

北而後汨水注之則澗水汨水截然不同何得併爲
一水況汨羅淵以汨水羅縣得名與澗水無涉澗水
但經過羅縣西耳許氏于澗下云出豫章艾縣西入
湘而于汨下但云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祇據
汨羅爲說竝未言其出入之處豈得因廣韵汨澗澗
三字形同作爲買聲近密之說指汨爲後人妄增古
今水道多有變遷今自地理郡國二志外惟水經注
爲古較之廣韵尤可據依酈氏於汨澗經流之地脉
絡極其詳明嗣後澗水就澗亦如古之九河無能尋
其故道不得因此謂無九河也水道提綱據今之汨

水入湘曰屈潭曰汨羅口以證酈之東町汨羅二口
非有二水何能折服道元以證許書乎段云後人妄
增汨字其文不類許書今謂汨羅之文始見史記最
爲近古其文不類豈謂止傳長沙汨羅淵不言所出
攷本部如滇益州池名渾水在丹陽濼齊魯間水渌
水在魯淨魯北城門池洧洧澤水在山陽湖陵洄水
在晉魯間澠河澠水在宋澶澶淵水在宋泝水在常
山澠北方水浦西河美稷保東北水皆不言水所自
出段又云屈原所沈例所不載今謂許氏此例未聞
載在何書史記屈原列傳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大史公曰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卽許書所本非後人所能妄增且許書所載如呂不韋淮南王亾新諸人尙采其言何獨於屈原特起一例斥之而不載乎又謂既有溟字云冥聲豈得溟省聲又爲一字今謂本部濕下云从水暴聲溼下云从水一所以覆也暴省聲既可濕从暴聲溼从暴省聲何不可溟從冥聲汨从冥省聲乎段氏之言斯不然矣

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 注云水經曰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訖東過其縣北又東北入於江注云

逕公安縣西北流注於大江然則許云東南入江南當作北明矣

訂曰地理志南郡高成澮山澮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武陵郡孱陵莽曰孱陸郡國志武陵郡孱陵劉昭注補引魏氏春秋曰劉備在荊州所都改曰公安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訖東過其縣北又東北入于江注云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澮水合水出高城縣澮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

澤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
大江然則許云油水卽地理志之繇水公安卽孱陵
漢志言繇水南至華容入江詳其入處而略其所出
許及水經注皆言油水出孱陵許云東南入江水經
東北入江注謂北注於江皆不言至華容詳其出處
而略其所入參各說而攷之南郡之高成華容武陵
郡之孱陵皆在江南油水當自孱陵東北逕其西又
北流折而東又南至華容入江故志云過郡二也許
書東南之南卽漢志南至華容之南則南不當從水
經注作北明矣段說非是餘詳滄下

从水由聲

補曰水經淮水篇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注云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油溪此別一油水也

澗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 注云此澗字之異體後人收入如澗汨之實一字也淮南書云澤受澗而無源許慎云澗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澗字

訂曰案澗字解云澗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南入潁此澗水出河南密縣不言大隗山亦容密縣有澗澗二水且澗南入潁澗東入潁所入之方各異地理志

密下曰有大騫山澗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未言澗水所出水經雖云澗水出河南密縣大騫山東南入潁許書于澗言南于澗言東竝未東南連文亦不得據此謂密縣無澗水淮南覽冥訓云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澗而無源者也本不指澗爲水名故許以湊漏之流注之更不得據此謂澗非密縣之水也玉篇水部澗水出河南至密縣澗水出河南密縣二水竝列說與許同此又說文澗水之外別有澗水之一證中山經大騫之山郭注云今滎陽密縣有大騫山騫固溝水所出郝氏箋疏云疑溝卽澗字之譌

國卽山字之譌紹蘭謂溝與溟其字形較溟爲尤近
蓋溝卽溟之譌矣走部趨趨進趨如也从走翼聲趨
行聲也从走異聲讀若敕一曰不行兒趨讀若敕與
水經注讀溟爲勅正同趨則翼聲溟亦翼聲且趨趨
義各有別而段氏彼注云趨趨本一字而二之如水
部之溟溟其說皆未敢信也溟汨亦二字非一字見

溟

潞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 注云前志魯陽下
曰魯山蠡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水經曰泄水出
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東

入於汝

訂曰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澁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水經澁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入于汝今案許云澁水出魯陽堯山與水經合漢志謂出魯山不同者鄆注云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城東北澁水出焉又云蠡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累

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是堯山魯山雖皆在魯陽縣而堯山在縣西魯山在縣北據鄴注堯山爲泄水所出魯山爲泄水所經截然二山漢志于魯陽下云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泄水所出尋其文義不必重言魯山下魯山蓋是堯山傳寫者因上文魯陽魯山魯縣諸魯字而誤耳然則地理志本作堯山泄水所出下言東北至定陵入汝其何泄水發源及所入方鄉正同說文知許說本之漢志也段注說文旣引前志竝不辨其異同校勘志文之誤已失之疏又志言東北至定陵

入汝水經言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入于汝則澧水所入志謂在定陵水經謂在鄆縣地各不同段乃刪水經又字又刪過鄆縣南四字作東入于汝是水經亦謂澧水在定陵入汝與志同矣不亦誤乎

澧水出南陽雒衡山東入汝 注云前志南陽雒下曰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鄆入汝鄆顏本譌作鄆云音屋非也水經注曰汝水又東南逕鄆縣故城北又東得醴水口醴水出南陽雒衡山卽山海經中山經之衡山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在雒縣訐故世謂之

雒衡山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又東注葉陂又東逕
鄆縣故城南左入汝按馬融傳注引中山經又東三
十里曰雒山澧水出焉又東五十里曰宣山又東四
十五里曰衡山 又云今澧水未詳

補曰漢地理志南陽郡雒下云衡山澧水所出東至
鄆入汝水經汝水又東南過鄆縣北注云汝水又東
得澧水口水出南陽雒縣亦云導源雒衡山卽山海
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
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雒縣界故世謂之雒衡山澧
水東流歷唐山下又東南與皋水合又東南逕唐城

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
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醴水又逕
其城東又逕葉公廟北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
方城山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也山有湧泉
北流畜之以爲陂醴水又東注葉陂二陂竝諸梁之
所竭也醴水東逕鄆縣故城南左入汝是班志許書
鄆注所說澧水源委竝同也

訂曰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李賢注
云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
山多青腹李引山海經如是而止竝未引及宣山亦

未計其里數段氏欲說宣山計里數原可自爲徵引
不必牽涉李注乃其言曰案馬融傳注引中山經又
東三十里曰雉山澧水出焉又東五十里曰宣山又
東四十五里曰衡山是以已說混於古注失其實矣
錢氏獻之曰今澧水出裕州北境山東流逕葉縣南
舞陽縣北至鄆城縣北入汝

見新辭注
地理志

此亦足補段

氏所未詳

澧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氏注云前志九江郡博
鄉此云博安與水經合洵波當作芍陂氏當作比水
經曰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西北入

於淮注云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泄水自縣上承泚水於麻步川西北出歷濡谿謂之濡水自濡谿逕安豐縣北流注於淠亦謂之濡須口按淠卽泚字見泚水篇注洵波無攷疑作芍陂水經云過芍陂則非受也疑當作水受九江博安洵爲句洵卽過水出者下四字當作過芍陂北入比六字然無左證又與酈云上承泚者不合亦所謂聞疑載疑而已

訂曰據段說當作泄水受九江博安洵過芍陂北入比因無左證故疑之今案爾雅曰過爲洵洵字解云過水出也

今本誤作過水中也姚巖校議云當作過水別也今攷爾雅上文曰水自河出爲灘

則此當作
潁水出也
泄泚過三水皆入淮水經淮水篇淮水又

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
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
北流注之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是
淮水至壽春縣西泄水已合泚水北注淮水迨淮水
又東潁水注之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注之又東過
當塗縣北過水始注淮水則泄水安能首受潁出之
洵且潁水自淮陽扶溝縣至九江當塗縣注淮鄭注
於陰溝水篇言其源委甚詳未見經流博安亦不得
謂之博安洵也又泚泄二水既於壽春合而北注淮

矣則泄水又安能過芍陂復北入比乎況水經於泄

水篇明云泄水出博安縣北

句絕今本北屬下讀則與泄水經流方鄉不合

過芍陂西

句絕

與泚水合

句絕

西北入于淮

句絕

正與淮水

篇泚水泄水合北注之文義相符

彼言北注此言西北入者彼據泚水

北入于淮也見泚水篇

凡言合者謂二水相會合與言入者不

同則泄水與泚水合非北入泚而西北入淮明矣水

經肥水注云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

里有芍陂瀆則芍陂在壽春

漢志九江郡壽春卽今鳳陽府壽州芍陂今在

州南亦名期思陂周一百二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見洪氏府廳州縣圖志

壽春與博安

同屬九江

漢志博鄉水經傳博安鄴注謂博安卽博鄉據之應在今壽州南見錢氏新澗注地

地理志壤地相鄰芍陂周廣其在博安界者卽得僂博安

芍陂

博安在壽春南芍陂周廣百二十許里亦在壽春南入十里是芍陂明有在博安者故水經云

泄水出博安縣北

水之相過亦彼此相迎受泄水出

博安北過芍陂與爲迎受又合泚水亂流北注同入

于淮故水經曰過說文曰受其義亦同芍古作汭左

氏成十六年傳宋將鉏樂懼敗諸汭陂地非壽春亦

芍陂古作汭陂之證汭陂洵波字形相近而譌淮誤

爲泚亦由形似又奪去水旁爲氏

隸書氏字多作耳泚字多作洵與淮

相混然則說文蓋當云泄水受九江博安汭陂北入淮

水經自言西北入淮說文自言北入淮各據所聞不必盡同

不得如段氏所云也

又案段氏於潁下云水經注曰泚水字或作潁但說文有潁無泚前志有泚無潁不得混爲一水是謂潁注泚潁混作一水爲非於此乃云潁卽泚字見泚水篇注則又以潁注爲是不亦自相矛盾乎

泗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睢水東入于泗 注云

睢當爲獲字之誤也前志河南郡滎陽下曰下水在西南梁國蒙下曰獲水首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水經曰汧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餘波南入睢陽城中獲水出汧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又東至彭城

縣北東入于泗按水經至蒙爲獲水許書當同不當云爲澗水也下文澗篆下云河澗水也用爾雅河出爲澗語然則自河出卽爲澗非自河出爲返旣而爲澗也且許言返受陰溝則非受河矣

訂曰爾雅釋水水自河出爲澗又云澗反入郭注云卽河水決出而復入者是澗有反入之義返之爲字从水从反得聲其取義當在反入水經返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注云陰溝卽浪湯渠也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浪湯渠注云陰溝首受大河於卷縣水經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浪湯渠出焉注云大禹塞

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浪湯渠也漢平帝之

世河汴決壞

汴卽汜之俗字
詳見潘字下

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今案禹開浪湯渠河水已與汜相出入至漢
時河汜始決河本東流而于滎陽縣北通汜卽是反
入爾雅曰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則河灘
反入之文在禹時惟汜水得受此名亦惟汜水得取
此義浪湯渠卽陰溝故水經謂陰溝出河南陽武縣
浪湯渠酈注謂陰溝首受大河于卷縣上言汜水出
陰溝此言陰溝首受大河則陰溝受河卽汜亦受河
故得與河互爲貫注段氏謂許言汜受陰溝非受河

殆未究陰溝受河派出陰溝亦受河而與河通水經
之說實與說文相表裏也酈注又云陰溝故瀆東南
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東分爲二左瀆又東
逕垣雍城南昔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故
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雒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雒城卽
史記所謂韓獻秦垣雍是也今案垣雒卽衡雍左氏
杜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衡雍是地非水此爾雅
云河有灘李巡注謂河旁肥美之地者故衡雍受其
俛是陰溝首受大河未至浚儀其所經之地已有雒
名酈注又云又東逕開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

東合右瀆又東南逕封工縣絕沛瀆東南至大梁合
浪湯渠梁溝既開浪湯實兼陰溝浚儀之稱其川流
之會左瀆東導者卽返水也今案陰溝受河其故瀆
至大梁合浪湯渠浪湯兼陰溝浚儀之稱而返水於
浚儀受陰溝其取河灘反入之義名曰返者實在於
此然則自河出者爲灘其反入者亦爲灘返卽反入
之灘段氏謂自河出卽爲灘非自河出爲返旣而爲
灘殆未究反入爲灘爾雅具有明文而返實以此受
名也邵氏爾雅正義曰說文云河灘水在宋又云返
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案說文

所云汜水至蒙爲灘水者水經所謂獲水也蒙爲朱地故云在宋水經又云河水東過滎陽縣北浪湯渠出焉注云河水又東經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淮南人間訓楚莊王勝晉於河雍之間是浪湯渠初出卽併爲灘也據邵所言水經自爲獲水說文自爲灘水合汜灘二篆爲言其說較段氏欲改說文之灘從水經之獲爲長矣灘古音讀若滄轉其聲卽爲獲或併灘或併獲各隨方語不煩改灘爲獲也又汜水卽潘水亦卽地理志滎陽下之卞水詳見潘下

从水反聲

補曰汧俗爲汧猶飯俗爲飢地理志滎陽下云卞水在西南則班氏作志時已變汧爲卞卞卽弁字篆文作尙隸省爲卞後人又加水作汧耳

澗水出鄭國

補曰澗經典通作澗假借也鄭風澗洧釋文澗側巾反說文澗作澗云澗水出鄭澗水出桂陽也褰裳篇褰裳涉澗毛傳云澗水名也水經澗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澗水出郟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澗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

南流歷下田川逕鄒城西謂之爲柳泉水也故史伯
答桓公曰若克虢鄒君之士也如前華後河右洛左
濟主茅騶而食淄洧卽謂此矣淄水又南縣流奔壑
蚡注文餘其下積水成潭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
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鄒水也水經又云東過其縣北
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入于洧水注云白鄒淄東南更
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黃崖
水也蓋經誤證耳水經洧水篇洧水又東過鄭縣南
淄水從西北來注之注云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
謂淄水非也

从水曾聲 注云經傳皆作溱秦聲鄭風褰裳涉溱與
豈無他人爲韻學者疑之玉裁謂說文水經皆云溱
水在鄭溱水出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是後來因鄭
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之耳

訂曰案溱从水曾聲八部曾从八从日囙聲囙卽古

文囙字溱从水秦聲禾部秦从禾春省聲

韻會所引
如是今本

脫聲然則溱之聲本於囙秦之聲本於春春囙一聲

之轉是其制字之原曾秦之聲本近則溱溱之聲亦
通溱自得與人爲韻矣禮運檜巢淮南子原道訓作
檜巢此又曾秦古通之明證鄭國之水說文水經注

作溜爲正字毛詩國語孟子作溱皆溜之假借字水經溜水注引國語主芣騶而食溜洧作溜不作溱可見今本國語亦非其舊段氏詩經小學直謂說文及水經注作溜爲誤此注又謂說文水經皆云溜水在鄭溱水在桂陽蓋二字古分別如此後因鄭風異部合韻遂形聲俱變是又遷就其說而仍含混其辭殆未攷溜溱得聲之原也

詩曰溜與洧方渙渙兮 注改渙渙爲汎汎云汎音丸藥之丸各本作渙渙今正此鄭風文也今毛詩作渙渙春水盛也釋文曰韓詩作洧洧音丸說文作汎音

父弓反按作汎父弓反音義俱非蓋汎汎之誤汎汎
與洄洄同漢志又作灌灌亦當讀汎汎皆水盛云旋
之兒引此詩者爲溜字之證知今經傳皆非古本廣
韻曰詩作溱洄誤

訂曰鄭風溱洄篇溱與洄方渙渙兮毛傳云溱洄鄭
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箋云仲春之時冰已釋水
則渙渙然釋文渙韓詩作洄洄音丸說文作汎汎音
父弓反段氏謂作汎父弓反音義俱非蓋汎汎之誤
今案水部無汎字知許偁詩不作汎汎也釋文引說
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此蓋音隱舊文本作父官反傳

寫者誤官爲弓則說文引詩當作汎汎音父官反與
洄洄灌灌聲竝相近耳段說非是